

# 散文 奶奶的玉兰花

虞燕

从前春天里的某些清晨，玉兰花香会丝丝缕缕从窗缝、门缝里钻进来。我说我是被从睡梦里香醒的，奶奶便笑了，笑得很有成就感。

奶奶像个搬花工，把玉兰花一点一点地运过来，从张家的院子，李家的屋后，从路边的围墙外。院子中央，带着鲜绿枝叶的白玉兰一把一把地散放于两条斑驳的红漆方凳上，鲜灵地透着生气。奶奶就坐在旁边的小竹椅上，一把张小泉剪刀在她手里挥动自如，剪去泛黄的叶子，剪去多余的枝杈，剪去她认为碍眼的搭调的。奶奶把玉兰花当作了布匹，一刀一刀地裁剪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花瓶罐罐倾巢而出，在河边洗濯得透亮，倒入清水适量，在台阶上排列整齐。奶奶说，故意把你香醒，来，把玉兰花插到瓶子里去。

忙完一阵，奶奶进屋取出那个豁口的瓷碗。瓷碗里有水，泡着两片刨花似的树皮。那是奶奶梳头的法宝。不知晓那神奇的树皮叫什么，泡了树皮的水会有点黏，能使碎发服帖起来。

早晨的阳光薄薄地笼上了院子。

奶奶解开灰白的发髻，头发弯弯扭扭地耷拉在脑后，像条灰色的小蛇。拢到前面，用缺齿的木梳子慢慢地、慢慢地往下梳。头发都掉光了，快梳不成髻了。她叹了口气。扯出缠在梳子上的头发，奶奶一手按住椅背，双膝缓缓向前曲起，顿了顿，又下了决心似的，倏地坐了下去。富态的身躯往前倾，捏着梳子沾一下瓷碗里的水，梳子从前额滑向稀薄的发梢，一下又一下，小竹椅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两只手绕来绕去，马上，一个小发髻又堆在了脑后，清清爽爽的样子。奶奶随手拈起一朵玉兰花，别在发髻旁。晨光里，灰白的发色，莹洁的玉兰，竟有种别样的和谐。

养了玉兰花的瓶瓶罐罐摆在床头柜上、盖水缸的木板上、饭桌上、厨房的窗台上。那些白玉兰，未来得及舒展的，小巧的花瓣聚拢成开口向上的酒杯；恣意展开的，花瓣似勺子又似船，排列紧密，拼成圆乎乎细白瓷盘。橙黄色的花蕊像个小波萝，极香。另有三两个灰褐色的小枝，挂了几颗长满灰黄色绒毛的小东西。这样的花苞，惹人怜爱，我有没事就去瞧两眼。没两天，花苞怯生生地张开了洁白的小口，探出嫩生生的白色花瓣。凑近，淡淡的清香直钻鼻子。

暮色四合，奶奶在门口用干草、干树叶生着了炉子，再拎回屋里。她右肩略往下倾斜，拎着炉子，迈过门槛，随着摇晃的步履，发髻边的那朵玉兰花也跟着颤一颤，我总担心它会掉下来。炉子上煮了红薯饭，咕嘟咕嘟地响着。灶膛里火光跃动，噼啪声像柴枝在唱歌。我们围桌而坐，边吃边小声说着话。于是，满屋的玉兰花香气，便带上了暖暖的烟火气。



▲媒体对虞燕的专访  
▲虞燕小说集《理想塔》

奶奶带我去摘玉兰花。她说通往海运公司的路上，有几株白玉兰。玉兰的植株原来那么高大，远看，大轮的白色花朵像一只只鸽子飞落在枝头。徐徐靠近，花香渐浓，空气甜滋滋的，细细密密的惬意渗进了身体的每个细胞里。角落里那块比较平整的石块，是奶奶就着好的。石块搬至玉兰树下，立于其上的奶奶晃了两下，终是站稳了，却也只能够着为数不多的花枝。我抱着竹篮子，仰起头，满目的白色有点晃眼。忽来一阵风，晃眼的花儿们晃动起来了，水滴淘气地落在我脸上。奶奶踮着脚，手臂尽力向上伸展，轻柔地握住欢脱的花枝。

竹篮里的玉兰花，香了一路。明天有大风，花都会被刮落地上，糟蹋了。奶奶说话有点喘，大概走累了。

洗干净米筛，把摘来的玉兰花通通晾晒起来。起风了，天阴了，飘起雨丝了，奶奶端着米筛进进出出，木门吱呀吱呀地响。很香，还是很香。奶奶说着，便把晒干的玉兰花收进了饼干箱和小陶罐里。

从抽屉里翻出白色棉布、针线盒、小花绷、各色绣花线。白色棉布绣上绿叶粉花，红嘴黄鸭，紫色蝴蝶……奶奶一一剪裁后缝成长筒状，塞进适量干玉兰，用彩色丝线编成细细的绳子扎口。我同时拥有好几个这样的香袋，枕头边放两个，脖子上挂一个，书包里还藏一个。奶奶说，花香可以缓解头疼。我经常喊头疼。一头疼，奶奶就拿出那把牛角梳，在我头皮上梳过来梳过去，梳一下，念一句菩萨保佑之类的话。梳着梳着，我便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听到奶奶在念经，在和爷爷轻声说话。不知睡了多久，有各种声响传来，房门打开关上，椅子搬起落地，窗外鸟鸣狗吠，锅铲相击、碗盘相触的交响。香袋散发的悠悠清香气能闻到阳光的味道，懒懒翻身，心里静静的，还有淡淡的愉悦。

奶奶轻手轻脚进来，说，起来吃早饭了。金黄酥脆的煎豆腐，白米粥里搁了干玉兰花。呼呼呼吃完，对着奶奶呵气，我嘴巴是不是很香，是不是很香。

玉兰花开尽了。每一个花瓣都竭力舒展的花朵，开得热热闹闹的花朵，幽香沁脾的花朵，都谢完了。奶奶说，花谢了还会开的，春天又会来的。

那一年的冬天，奶奶病了。身体一天一天变薄，躺在床上，悄无声息地。我将干玉兰花置于床头柜，奶奶喃喃自语，这玉兰花怎么没有香气，怎么闻不到一点香气。晦暗的眼皮开了一下，又盖上了。

玉兰花谢了还会开的，春天又会来的，奶奶呢？奶奶走后那个春天，我梦见大片大片的玉兰树，疯狂地开满了白花，好多好多白花，漫无边际的白花。猝不及防地，我被漫溢在空气中的花香，浓郁的玉兰花香冲了鼻子，禁不住流了泪。



虞燕近影

# 说说虞燕

和风

认识虞燕，大概是五年前，在奉化作协举办的某场文学沙龙上。她身材娇小，座位引人注目。后来，我们又一起参加过几场文学活动，还互加了微信。我看她的微信，她发的自拍照，细白的脸、水汪汪的眼睛，并不像每张都需要美颜的，也不像自诩浪排空的海岛女子。交流中，我渐次得悉她上世纪70年代出生在舟山岱山涂岛，2岁时患小儿麻痹症，但她以为“生来如此”，视作平常。虞燕有位勤劳的父亲，因此她和弟弟从小的物质条件算是相对优越。她读书不错，可惜未能考大学，遂在小岛开办了一家辅导初中生的培训班。她的小说集《理想塔》出版后，众多学生纷纷购买，虞老师的小说记录了令他们怦然心动的小岛风情轶事，读来格外亲切吧。

近年来的奉化文坛，虞燕似乎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严格意义上说，她是新奉化人。大概是2004年，她和先生落户于这块桃花盛开的地方。她先是在“奉化论坛”的文学版块上自娱自乐，2013年下半年起，参加奉化作协每月一期的文学沙龙，七年来，虞燕始终是沙龙出勤率最高的铁杆成员。据说，她被奉化文联一位关爱文学青年的领导“拎出来”后，创作火星子四溅，在宁

波的纸媒上频频发表散文等多种体裁的文章。2017年起，虞燕进军纯文学期刊，近三年来，已在《中华文学选刊》《作品》《草原》《散文选刊》《人民日报》《散文百家》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四十多万字。今年，她发表在《安徽文学》《文学港》上的散文《海上的父亲》《台风记》，分别被《读者》《散文（海外版）》等杂志转载。2018年，虞燕加入浙江省作家协会。

前段时间，虞燕给我发来她《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岩层”丛书收录的小说。她写的多是小人物的焦虑、彷徨、自卑和痛苦，犀利的笔触抵达人性中某些阴暗的角落，在结构布局、情节把握和语言表述上，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还时不时来一下苦涩或尴尬的幽默。

大概是在2017年底，我的奉化朋友沈潇潇欣喜地告诉我：“虞燕有两个短篇小说被《作品》杂志社副总编王十月拿去，估计马上要发表。”“真文学，好作品”一直是《作品》杂志社奉行的圭臬。虞燕这两篇小说在《作品》2018年第一期发表后，我拿来拜读，真心不错。

打开虞燕的作品，会有一股海腥味扑面而来。大海是植入她体内的暗码，也是她作品中抹不掉的精神胎记。

# 让自己“入戏” 让人物附体

虞燕

我写作起步晚，大概2014年、2015年才开始写，好在作为一种爱好，不论早晚。在写作方面，我完全是“野生”的，没有经过任何培训、进修之类，自己摸索着来，也有点任性，想写时就写，不想写就不写。我写小说比较天马行空，一个小说，有时候来源于记忆里的某个人物、听到的某个故事，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一个画面，一句话，一段文字或某种情愫，这些东西宿命般走进我心底，觉得应该把它们写出来，不写就像欠了债一样，不大舒服。酝酿的过程无非就是勾勒出人物，生长出情节，最后把它化为文字。一般情况下，写的过程倒也没有障碍，也不去想写得是否成功，把它们写出来本身就是件愉悦的事情，我认为写作首先是作者对于世界的表达需要，然后才是其他。

因为基础不大好，我写小说基本用笨办法，就是让自己“入戏”，调动所有的感官进入小说场景中，让小说中的人物附体。写的时候，必须处于安静的环境中，这样有助于更好地沉浸其中，进去后，我就不是自己了，是小说里的人物，很多时候，那些说的，想的，表情，动作，都是人物自发的。偶尔，从小说里出来后，回归到作者位置的我一看，发现某句话或某个表情

特别贴切、到位，特别适合那个人物，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也蛮有成就感。写小说还挺像演戏的，刚开始写时，我们小说里的人物通常会有自己的影子，那就是本色出演；等写得越来越成熟时，我们就成了老戏骨，演什么像什么，写什么是什么。看《演员的诞生》那个节目，章子怡说过一句话，一个优秀的演员要有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同样，一个优秀的小说作者也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每写完一个小说就会写一两个散文缓一缓，写小说像跑马拉松，散文则是途中放缓呼吸、调整步伐的顿点。写小说总不可避免要谈到素材。有位作家曾说，小说家就像厨师，在一堆看似杂乱无章的食材中烹饪出一道风味独到的菜肴，是其基本的技能。如此说来，一个小说作者的脑子就是个大冰柜了，平时采集的食材都在那放着，要做某道菜时，取出适合的食材。那些“食材”包罗万象，包括自己的经历，别人的经历，听说的，看到的，新闻、八卦，某个梦的片段，某个人的神情等等。烹饪方法就是写作技巧，而想象力是佐料，用量酌情而定，但不可或缺。否则，这道菜清汤寡水的，哪里征服得了舌跟胃呢？

# 小说 紫鸢尾 (节选)

虞燕

“牢房岛”是桂花取的名。我们居住的这个岛叫榜枋，桂花说，干脆就叫牢房吧，牢房岛。

可不就是牢房么，一天只有一班船可以出去放风，有雾风时还可能好几天过不去。桂花说这些的时候咬牙切齿。我就呛她，总比你老家山里头强吧？桂花把浓黑的眉毛一扬，我老家好歹连着陆地，这里呢就是老天爷不知从哪割下一块扔进海里的，待着不踏实。

要不是松姨三番五次嘱托我，小非啊，桂花刚来，难免孤单，你们年纪差不多，就让她在你这里玩吧；要不是我妈非让我接管小表姐开的美发店（店开在我家），生意不死不活，无聊透顶，我才懒得理会这个土气的山里妞。不过，桂花有个优点，勤快。一有顾客进门，她就把手一挽，抢着提水、烧水，没生意时，她也把理发镜台和理发椅擦拭一遍又一遍，直到澈亮得如同她的眼睛。据说桂花在老家时下地上树，砍柴担水，能干得不像话，但到了我们岛上，这些还真没什么用，岛上女人的日常除了做饭带孩子，也就是搓搓麻将织织网了。松姨总爱当着桂花的面抛出那句彩色普通话，桂花到我们家啊，真是享福喽。

桂花是耗子哥买来的老婆。松姨曾在我和我妈面前一脸肉痛地伸出两根手指，说光桂花这个人就花了两万呢，还不算路费，给他们家带的东西等。少年时的耗子哥贼活络，摘橘子、搬番薯，去海运公司捡来废铁换麦芽糖……体形瘦小的他手脚麻利还连偷带拿，战利品总是特别多，耗子的诨号也就这么来了。邻家几个比他小一些的孩子，当然包括我，经常跟蚂蚱儿似的跟在他屁股后面讨要好吃的。成年后的耗子哥不知怎的，人变得木木的，做过渔民当过海员，都被人家辞退了，说他懒，受不了苦。岛上的男人如果干不好这两样，那等于是废了，耗子哥只得在海运公司混了个看门的差事。家境一般，长得不好看，最致命的是不会赚钱，找老婆自然就找了老大难问题，愁得松姨整个人缩小了一圈。

去外地买老婆，是后来经人点拨的。

耗子哥第一次买老婆，跟人家去的云南，但路程还没过半，老婆钱就被偷了。后来去四川，从未出过远门的松姨一咬牙，把两百万大钞装进一个自制的小布袋里，再把布袋缝在秋裤的腰部，就那么“腰缠万贯”地陪儿子奔赴了桂花家。松姨说去桂花家那一趟差点要了她的老命，先到市，再到县、镇，又到村，以为已无限接近，其实还隔着细窄到只能步行漫长的令人绝望的山路。倒霉的是，那天一直在下雨，松姨他们用长筒雨靴的橡胶底（雨靴在镇上买的，领路的人提醒这是雨天走路必备品）把山路盖章个遍后，终于在力竭昏倒之前赶到了桂花家。泥墙屋，山土夯实地面这些都不算啥，给松姨留下巨大心理阴影的是桂花家的那个厕所，跟猪圈连在一起的厕所。松姨回来好多天后，一上卫生间还会出现“哼哼”“哄哄”的幻听。那几头猪是桂花养的，肥壮肥壮，一见桂花就撒欢儿。

第一次听桂花夸夸可爱又懂事，不过后来就习惯了，除了猪，她还

夸他们那边的鸡，他们那边的鸟，他们那边的花，连他们那边的艾蒿也特别地功效神奇。这些都是桂花跟我一起织网时有一搭没一搭说的。桂花闲不住，我呢，生意不好，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她一央我教她织网，便立马答应了。她学得快，没几天，织网的速度就跟我差不多了。我俩人一顶网，飞梭走线，时间在尺板与梭子的叩击声中碎裂，消散。说到艾蒿那次，桂花骤然停下，尺板“啪嗒”掉在水泥地上。她把指头粗得像小萝卜的手伸到我面前，你看看你看看，一点疤都没留下。也不管我有没有看清楚，她很快就把左手缩了回去，放在自己眼睛底下细细瞅起来，仿佛要把消失的那条疤痕用眼神勾出来。接着，她干脆挪开了网，侧过来，再次把她那女孩子里难得看不见的手伸过来，用右手轻拍左手背，做出敷药的动作。她说，小非姐，你不知道艾蒿有多好有多管用。她澄澈的眼眸里映进了明晃晃的月光，令人不得不相信艾蒿其实是一种神药。

桂花说话的语气像在讲一个遥远的故事——多年前吧？哦，其实也没过几年，总之就是一个清晨。那个清晨，桂花去割新鲜的草，给猪补充青饲料。突然飞过一只漂亮的鸟，一走神，她把自己的左手背划了一下，没觉得多疼，但是细细的那条红线一下子变得粗胖起来，说不定立马就会滑下来。她用右手尽量把左手托平，不知所措间，一个男孩子走过来，看了一眼，说，你别动。他环视一番，就近捋了几把艾蒿叶，塞进嘴里费力地嚼，艾蒿嚼碎时那种难闻的气味迅速散去，桂花差点就腾出手去捂鼻子了。男孩皱着眉头嘎吱嘎吱嚼越快，浓绿的汁液顺着他的下巴一条一条往下流，眼看就要被染成绿下巴了，他顾不得擦拭，“噗”，朝手心吐出一团墨绿色的渣，用手指轻轻压扁、拉长，小心翼翼地敷在桂花手背的伤口处。他说，这个可以止血。而后，苦着脸吐了好几口唾沫。水果真没有再流出来，而且伤口处还清清凉凉的，挺舒服。

桂花说她也来试着咀嚼了艾蒿叶，又苦又臭，差点呕吐。怪不得这东西能熏蚊子呢，他可真怪呀！我夸张地吁了口气道，啊呀，那个男的是人啊，还以为你遇见了神仙呢。桂花似乎没听出我话里的嘲讽，自顾自地说，他是我们邻村的，懂的东西特多，哪里的草肥美，哪些野果子不能吃，那些花草各有什么功效都知道。哦，他还带我去看了一大片紫色的花，紫蝴蝶一样的花，山里的雾气像给它们蒙了一层纱，美得跟电影里一样……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我们那也有仙境似的地方呢。

我快被桂花叨唠得睡着了。再怎么努力，我也跟这个神神叨叨的山里妞说不到一块，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我甚至觉得她不是个女孩子，那些女孩子应该感兴趣的衣服啊化妆品啊美食啊，她通通不在意。难道是山里关久了跟时代脱节了？像我，每次理发店赚了钱，或者织完一顶网拿到了工钱，马上拿出手机淘宝，还要去岛上唯一的服装一条街转转。那里虽然不比杭州，偶尔也有看得过去的，看上的，就买下来，可不能辜负了大好青春。……

# 评论摘录

并不夸张地说，无论《你不只是你自己》还是《理想塔》，这些小说作品竟都不可思议地弥散出卡佛的神韵与气息，无论是主题的设置、立意的探索、表达的“平静与面无表情”还是技术上的圆熟从容等等……呈现出“极简主义”这种化有于无的对庸常生活中最为琐细的生活细节的精准把握与表达。  
——青年作家、诗人 贺颖

虞燕《理想塔》貌似一个质朴、素净的故事，而平淡中蕴藏着人生悠远的动量。小说以生命虚弱不堪的黑嘴屠本真性生命，否决了人性物化常态存在，以她转瞬即逝的迷茫、惊愕，重申了理想与生命存活的安妥。这样一个非典型人物，平民式情怀与精神索求，正是我们这个生猛时代赖以向文明不断进发的不竭动力。小说蓄势无痕，于世世的冷漠中完成了同等酷烈青春的比照与承接，在庸常的生命里挤压出物化时代生之依存的本真意义。  
——青年评论家 阿探

虞燕来自东海，来自舟山群岛。她的文字地域特色明显，“弥漫着浓浓的鲜腥气”。海岛是其得天独厚的资源，盼望她把海的气韵做得更足。  
——作家、教师 苦李

《理想塔》是个大命题，虞燕用粗砺质感的话语，轻松地完成了这个命题。无论是切入点，还是故事的推动，都顺畅有力。如果非要说不好的话，就是这部小说的逻辑感上稍欠。  
——青年作家 杨裘

《海上的父亲》是一篇会呼吸的散文精品，我在阅读时大脑和心脏都得到了足够的新鲜空气。它的精神力量如此强大和沉静。虞燕没有勾勒出一个偏僻的地理区域，而是勾勒出一个偏僻的区域，我们无一不承载着这样的灵魂，我们对所有都如此熟悉。  
——青年教师 陈旭波